风月总无边

城的书

◆ 何 菲

我现下的生活被切割得很细碎,因而滋生功利,只看素材书、财经及旅游杂志和一些城市随笔,基本没有心想看小说。

城市随笔集被我称作城书,每到一地,如有可能,临走必买本当地作家的城书,用整个归途阅读。城在书里立体开阔起来,能触到致密的肌理和凹凸的质感。当然有些城书是给外人看的,粉刷外墙稀薄内在,有些则遍布本城人特有的接头暗语。而上乘的城书内外通吃,体量做减法,效果却试图平方,还原城真正的醇美与狼狈所在。它们运用技巧的同时又警惕技巧,并不急盼解读然而身上也挂满符号,有着特有的行藏:在排斥中容纳,在容纳中排斥。它们用历史的眼光和理解的心情告诉你有关人与人、人与城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城市文明对个体无言的指令和有形的影响,似有宗教内涵,遵循城独有的路数会使人快速找到进入的密钥,继而无往不利。

喜欢昔日澳门日报总编李鹏翥的专栏,他是澳门当年少数会说国语的知识分子之一。上世纪80年代,澳门日报头版每日都有他五六百字的自留地,那些边边角角的本地风土人情世事流变恰似青芥北极贝裙边拼咖喱萝卜糕,有着自成一体又灵变流通的滋味,十分Macau,十分澳门。我总疑心他在市井闲逛时随身带着笔记本。1986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将这些文字结集出版,当然等我因缘际会读到它时,已是27年以后了。

我与京城专栏作家J先生相熟,某知名周刊上几乎每期有他的文字,北京流水在他笔下剔肉见骨活色生香。若负情绪爆棚思维枯竭,他会放空自己去旅游和玩乐,等过段时间情绪饱满,找到与当下情境匹配的动力和好奇心,就又像吃了仙药似的身心并赴,流出妙文。然而他的专栏从未中断。问及经验,无他,一靠耐力,二靠技术。好作者会用高超的技术弥补情的艰涩。其实出一篇好文一定有其不可复制的玄妙因素:口里寡淡时正好吃到两颗么凤话梅王,新买的笔记本键盘弹性舒适,空气干湿度恰好使发卷软硬合宜,晚上有部新出的鬼片待看,体内150种荷尔蒙处于动态平衡的高位……总之,命盘数理暗合当下,遂顺心顺手,灵光频现。

大哲学家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是没有未来的。城市专栏作家算是既关注天空也关心脚下的人,哪怕尺幅不很大。套用哲学家的语气,我觉得城市有一群无病呻吟的人才有生气,如果市民只是被琐碎捆绑、被挫折所伤,无法从中体悟生命如蝼蚁般的谦卑和微渺,继而珍惜归位那些独一无二的稍纵即逝,那么庸常就不具有价值,现实也变得不值得去生活。

本埠生活录

壹周清欢

◆ 石 磊

之一,清秋时节,物宝天华,一向是国际友人蜂拥到埠的黄金季。今年三陪内容高度简约,陪玩思南路全程。一大清早,从思南路这一头晃到思南路那一头,天堂漫步,花小钱如流水。周公馆的墙篱笆,托文物保护的福,已是思南路仅存之硕果。陪友人晃进公馆,枯立落地长窗前,小院内轩昂的雪松,看多少次,总是叹为观止。友人静静看完,转出门来,反反复复唠叨一句闲话,油漆太差了,那么讲究的房子与院子,啧啧。穿过隔壁的思南公馆,友人闭眼讲不要看,新得刺眼。好看的,倒是一路之上,寂寂走着的思南路老太太们,那么苍秀,娟好,娇弱,文静。友人浩叹,总算看见上海美人了。

吃了阿娘家日渐不堪的头汤黄鱼面,晃到复兴公园后门,张学良的小宅子对面,竟是个席地小菜场,友人拣了两只肥壮百合,五块钱,报纸裹好,打算带上越洋飞机。穿过复兴公园,晃去洁而精,紧腾腾坐满幸福老人家,一张空位都无。友人反倒安慰我,darling没关系,留到下一趟回来,烦侬陪我此地吃早茶。究竟还是在洁而精门口,外卖了颤巍巍肥赤迷人的酱汁肉与狮子头。隔壁科学会堂今夏换了人间,变成俗丽会所,进门一架老旧钢琴,至宝一般,孤零零供在中庭,不好意思,没有忍住,哗哗笑场。一楼长廊真真绝美,不输给倾城之恋的浅水湾长廊。藤椅清咖,一地碧草芳华连天。当时童年,在此消磨的种种旧事,一一浮上朦胧泪眼。

隔夜友人从海外微信来,darling跟侬商量,再过两年,可不可以跟侬合租一房,就住思南路南昌路雁荡路?日日携手同出同入同白相?

之二,清秋之夜,去听友人策办的沙龙钢琴独奏,法国钢琴家Nicolas Stavy,看看微信来的曲目,实在是十分诱惑。当晚高一脚低一脚,穿过王家码头毛家园路一路异味横陈的黯淡黄昏,跌跌撞撞摸索奔去。三角钢琴摆在局促不堪的某会所顶层,暖场萧邦夜曲,竟心烦意乱不成诗篇。曲毕法国人从琴凳上站起来,拧眉伸臂关窗,讲,阿拉宁可热一点,也要静一点。二十八楼之上,深夜里,依然市声鼎沸得无法弹萧邦,真真红尘万丈。左手版之夏康,李斯特之但丁,雷霆万钧,震荡灵魂。沙龙独奏的好处,是听得到钢琴家的私房货色,不必取悦听众,不必考虑票房,真刀真枪,剑剑见血。开演之前,还为场地局促而尴尬难堪的友人,此时此刻满眼放光得意非凡,跟伊并肩而坐,频频四目相对,却彼此激越得不成一字一句。

之三,跟女友去人民公园内的当代艺术馆,看Dior精神展。此地历年做的展,大多不喜,实在是因为这个馆子太过粗疏草率简陋,选的艺术品破碎肮脏小眉小眼。这次去看Dior精神,一半亦是想着看完出来,弯到对面佳家汤包重温一下本埠第一名。结果倒是意外惊喜,那么糟糕的馆子,竟给布成一堂绝美绝幽之展,法兰西的傲娇。蓦然想到,上海人做法兰西的展,总是别有灵犀,特别通透,亦奇怪亦不奇怪。

当然,那日隆重句号,是不可或缺的佳家汤包,女友进门就叫四笼,拦都拦不住,十足女汉子。想想巴黎奥赛确实胜却人民公园艺术馆无数,不过,巴黎没有佳家汤包,亦真真致命硬伤。壹周清欢,如此这般。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28)

◆ 严 力

三餐是让身体保持发电状态
所以生活中的一切等待
都是电在消耗自己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厌恶等待

哪怕你在集体里又唱又跳
但每双鞋都以
个人的姿势被磨损

小张的蜜月是三天半
所以他说这是他度过的
最短的一个月
这个月甚至没有周末

有不少场所是我坚持不去的
“坚持”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不是因为多读几年书
就能扶正鼻梁上的知识
扶正是另一种社会行为

来到长安的古董市场
有幸淘到了半截闪电
当年的彩虹还附在上面
只是已被文物倒卖者
出土成了赝品

繁华与寂寞

再回上海

◆ 赵 波

她有一个朋友,曾经生活在上海。后来他躲到美国的乡村,开车几公里都是整片整片的玉米地。他说他所有的快乐就是星期六的下午等待那个也是学生开的小杂货店从城里拉货回来。等着那鲜活的蓝蟹呲呀爬爬到他的餐桌上。开电视看香港人无聊的搞笑或者武打,然后把螃蟹消灭得一干二净。

在那样的生活里,他开始想念上海,和她想念上海一样。

上海人的悠闲:他们会把市里好地段的房子出租,退休下来的两口子拿着大笔闲钱在苏浙那边的风景区租个农家乐的院子常年居住着,其乐融融,每天下棋打牌唱戏,花很少的钱就过神仙日子,不用管柴米油盐一日三餐。

她对她的朋友说,喜欢旧金山,想去旧金山养老。她的朋友说旧金山和上海有太多相像。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从酒吧里疯了半天出来,对着街上的景致,那雾茫茫的感觉,潮湿的空气,还有远处飘来的渔人码头没有散尽的螃蟹味,还有半空中的电线。让他想起金陵路。不过旧金山至今还保留着有轨电车,好像张爱玲小说里的“封锁”,叮铃叮铃一路响来。不同的是,观光的气氛把谋生的忙碌给冲淡了。旧金山还有些像大连,坡连着坡的,开车真得好好练习。

上海是贴着人心的,想起它来总是简单的温暖的。在外面想起上海,它其实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尽管可能家里已经没有你的亲人,家却一直还在。“家”的感觉其实很微妙,有时候是物上的处所,有时候是心理上的依托。

她在上海住了近10年,希望以后还能再住。说些不太可能做到的梦话,如果剩下的生命任她自由支配,除了北京、大理、杭州和成都,她愿意在西雅图住一年,在康桥伦敦住一年,巴黎四周的小村住一年,斯德哥尔摩住一年,南非的海边住一年,在任何有山有水的地方住一年,如果可以活着回来就去欧洲四处游荡尤其是威尼斯一年,然后说不定可以在缅甸金三角那边呆些时日。去新加坡或者香港一年,在亚洲随便逛一年,然后去西藏青海——如果身体还允许的话。再去新疆,云南,戈壁,这样恐怕又是一年。然后再回到她的家乡,江南。那些太湖旁边的小镇,朱家角、普陀山、三山岛。在外面一年又一年,折腾累了就回上海,可以每天早晨喝咸豆浆,吃小馄饨。在新村的房子里,上午在新村里的幼儿园小朋友做早操和游戏的童音里睡懒觉,中午去旁边的小饭馆吃家常上海菜,下午睡午觉,起来烤两片面包加黄油喝立顿红茶加奶。然后考虑做晚饭,吃完可以去散步,看看电视连续剧,日子就这样被打发了。

丰子恺的画意

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儿童是天真烂漫的。长大成人后,心机就重了。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双方都不相让,而且不是和对方讲道理,却是破口大骂。主人和主人对骂还不够,双方的主妇也出来助战了!其实,邻居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以守望相助,有多好啊!他们却不懂这道理。还是孩子们好,他们隔着墙头,互相送花,多么天真烂漫啊!由此可见,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完全是两回事。如果邻里和好,像儿童一样来来往往,大家高高兴兴,该有多好啊!

总是想得太多

云 上

◆ 戴 蓉

这一天,在机窗边看到的白云,远望像海上的浮冰,等飞到一朵白云上,俯瞰它翻卷浩大的白,原来古人说的“卷起千堆雪”不是夸张。地上让人耿耿于怀的雾霾,路边的花草和汽车上蒙着的一层灰,此时都不见了踪影。我甚至看到了一道小小的彩虹,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确认这不是幻觉。

多年以前看过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执导的《云上的日子》,情节早已忘记,印象中这是一部缥缈的影片。后来又找来看过,发现电影情节果然不完整,其中的故事也没有清晰的来龙去脉。影片的叙事风格不是小说,倒像是散文。今日在云上一想,其实人的生活,从来也谈不上完整,拆东墙补西墙看得过去已经不容易,至于那一点故事,自己有时候也十分惘然,究竟从何而起,又怎么会戛然终止?结构、节奏和技巧,只能是艺术的事。

邻座的老外,一直在看小屏幕上的飞行地图。这一次,我没在飞机上看书,而是耐心地等着飞机下降,看一看我生活着的这个城市,究竟有什么魅力,让我一呆就是二十年。有人在前一天晚上对我说,有些城市一旦习惯了就无法再离开,比如上海。于是,在暮色笼罩之前,我看着这个城市闪着微光的河流,街道和楼房,忽然很想听一听这个时段我常常扭开的音乐电台,虽然平日里我嫌它的广告有点太多。习惯不难,难的是认同。这个城市,包容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怪人,在严苛的生活准则之外,甩甩尾巴吐吐泡泡,做一条偶尔漏网的鱼。大城市始终是见怪不怪的,多样性是幸福的源泉,这句话在这里说不会心虚。这才是我每一次离开,飞机振翅飞起,我都依依不舍心里一凛的原因吧?

美食需要说法

兰州拉面

◆ 钟洁玲

兰州拉面是回族马保子创的,快一百年了。今天在兰州已经找不到马保子的直系店,徒子徒孙的店却很多。网上说,正宗牛肉拉面店,客人一进门,侍者就会奉上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这一碗胜过一百句招呼。

这天,等我们找到一家名店,里面已经人山人海,四人坐的桌子挤成了8个人。“送汤说”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能找到一张空凳子是你的造化!吃一碗面得排两条队:第一条交钱;第二条取面。都一样漫长。如果不是千里迢迢而来,谁愿这么耗!

正在这时,救星来了!二楼下来一位经理说:“二楼不用排队。”果然,跟人间炼狱一样的一楼比,二楼是天堂,设了雅座,且先吃后付账。价钱也升上了天堂:楼下7元/碗,楼上18元/碗。不同的是,楼下会把切成小块的酱牛肉及红油一块倾入汤里;楼上的汤面,跟着三小碟一块上:牛肉、大白菜、豆腐。酱牛肉不便宜,在街上的卤味店也要70元一斤。

果然,汤清面软。

兰州拉面之所以出名,一是面汤,二是面条。据说,兰州人吃面之前先喝一口汤,这一口就能分辨面汤是否足料。正宗面汤成本很高,要用牦牛肉或黄牛肉加上牛头骨和腿骨熬出来,再按比例兑入牛肝汤和鸡汤,肉味香浓,汤色清澈;面条既柔软又有韧性,伸拉不易断。诀窍何在?原来,里面掺了蓬灰。

蓬灰相当于天然碱,它的原料是蓬蓬草,长在大西北干旱的戈壁荒漠上。从嘉峪关往敦煌的长途车上,导游忽然指着窗外说,看,那就是蓬蓬草。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蓬蓬草像一丛丛炸开的乱发,叶子细如豆,分枝硬如铁丝,远看只是一层绿茸裹在上面。深秋农人收完庄稼,就赶来烧制蓬灰。此时的蓬蓬草已经枯黄,农人会在蓬蓬草生长的地方安营扎寨,挖灶坑,垒灶台。女人们在灶台上煮面疙瘩,男人们把采来的蓬蓬草一把一把塞到灶堂里烧,烧到灶坑里的蓬灰满上来时,熄火,往热灰里倒水,哗哩哗啦一串白烟蹿起。第二天早晨,蓬灰结成块,“像炼化的玻璃,又似烧过的炉渣”,得用铁锨才撬得动它。

面店里的师傅都有一手拉面的绝活:先把揉好的面捋成长条,分成一截截面节,每截正好一碗。拿起一截,每拉一下就要在手腕上回折一次,拉到最后,双手抖动几下,面条便出落成形。因为有了蓬灰,面团可以抻拉出细如棉线的“一窝丝”。

都市专栏 周刊 第328期